

章乃器

論中國經濟的改造

——
消腫、去腐、新生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論中國經濟的改造

——生新、腐去、腫消——

章乃器 著

五十年代出版發行

論中國經濟的改造

——消腫、去腐、新生——

1951.5.

論中國經濟的改造

——消腫、去腐、新生——

著者 章 乃 器

發行人 金 長 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22號大華行三樓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定價 八·〇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〇〇〇一—三〇〇〇(總)

目 錄

一、一般

學習、進步、團結	一
兩面對照與一面倒（中蘇新約的偉大啓示）	八
朝鮮人民的反侵略戰爭	一五
朝鮮人民勝利的物質基礎	二三
人民的東北	二八
關於土地改革的幾點意見（政協全委會上的發言）	四三
輝煌勝利的第一年	四七

二、財政

擁護執行一九五〇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	五九
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	六八
對於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	七五

三、金融

私營行莊何處去……………八六

私人銀行錢莊的前途……………九三

過剩的私人銀行錢莊趕快轉業……………一〇四

由過去的「銀災」說到蔣匪幫的「恢復銀本位制」……………一〇七

四、工商業

新民主主義的民族工商業家底任務（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一一四

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一一八

調整工商業問題……………一二二

幣制穩定後私營工商業怎麼辦……………一二九

投機商人趕快洗手……………一三五

平津工商業的新生……………一四四

五、會計

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帳……………一五一

再論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帳……………一六一

編校後言……………一七七

學習、進步、團結

革命理論的學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今天，我們具備了許多有利的條件，可以使得學習比較容易一些。首先當然是解放帶來了學習的自由。我們今天可以大模大樣的學習，再也不會有人干涉我們學習革命理論了。其次，今天我們可以得到正確而恰當的書籍，不會再像在反動時代那樣，暗中摸索，一不小心便會被那些掛革命招牌賣反動毒藥的書刊所迷誤。又其次，我們今天可以找到很好的老師，還可以投函報刊和電台，解答學習上的疑難問題。

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革命的社會，耳目所觸，隨處可以找到革命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作為學習的活課本。這正好比在水裏面學習游泳一樣，進步是要快得多的。固然，社會事物的發展，本來一切都符合革命理論所指示的規律；革命的社會如此，反動統治的社會也是如此。問題在於在反動統治的社會裡，武斷的、虛偽的宣傳掩蔽了事物發展的真相；不但用革命理論分析事物發展的文字要被禁止，甚至忠實報道事實真相的文字也要遭到排斥。不能小看這種反動措施的力量，它是足以模糊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發展的認識的。到今天，情形可就完全兩樣了。

翻開每天的報紙，我們可以看到人類世界總的發展形勢；它是完全符合理論所指示我們的規律的。在國際上，新舊兩個陣營矛盾着，發展的趨勢是完全有利於新生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在國內，用不着說，新舊勢力的矛盾雖然還存在着，但，發展的趨勢是新生的人民力量已經取得了壓倒的優勢，舊的反

動殘餘正走向完全沒落的末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體會到，國際形勢的變化，是和中國的事情息息相關的。國際革命力量的增長和革命經驗的積累大大的幫助了中國的革命；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大大的影響到國際的形勢。因此，倘使我們過去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曾經有過一些幻想的話，今天是不會再有了。同時還得了一個證明，就是：過去所以會有一些幻想，正是由於自己沒有搞清楚歷史發展的規律，或者對於那些規律的信心不夠。必須歸功於這種活課本，我們大家現在已經學會了在國際上必須一面倒的道理了。

工農在生產上所表現出來的偉大的力量和驚人的智慧，是在報紙上用很大的篇幅來記載了。這種和每個人都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事情，過去是「默默無聞」的。這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一種新生的力量變成爲衆所周知了。爲人民服務的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都得到了表揚。武裝的工農群衆——人民解放軍在每一次戰役當中的英勇事蹟以至在生產戰線上偉大的成就，都有特別顯著的敘述。所敘述的並不限於少數的將領，極大的篇幅還是屬於集體的功勳和戰鬥英雄們的記載。善於執行勞資兩利政策爲發展生產而努力的民族資本家，在報紙上也有他們應有的地位。那些專爲騎在人民肩上的大亨們「歌功頌德」的起居註，以至描寫盜匪們的「英勇事蹟」的文字，是再也看不見了。這一切，也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的。

政府的文告再也不是官樣文章，而是具有活生生的內容的了。它不再是少數人「閉門造車」的作品，而是必須從群衆中來，經過綜合和精鍊，再回到群衆中去的。它不可能再是籠統的、機械的，而必須

是繼續的，照顧到各方面和各種具體情況的。最顯著的一點，便是，那些露骨的代表少數人的反動統治所發布的「七殺律」「十殺律」一類的文告，今天是完全絕跡了。政府首長和中共黨的領袖們所發表的言論，往往是更顯著的理論和實際結合的作品。從那裡面可以學習政策，同時可以學習理論。舉例來說：毛主席「有困難的，有辦法的，有希望的」一句話，就包含着充分的辯證唯物論的涵義。

當然，缺點是有的，那就叫做偏差。這也是完全符合社會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倒是完全沒有偏差才真變成不可置信的「神蹟」。偏差必須及時糾正，但要注意「及時」兩個字，過早的糾正是無效的。比如，當工人、農民群眾剛剛起來的時候，就不可避免的會有偏差；倘使馬上高唱糾正，那就等於「潑冷水」，結果只有使群眾起不來。但，到了應該糾正的時候，倘使仍然不糾正，那就變成群眾的尾巴，忽略了領導的作用。糾正偏差的方法，既不是搖機關槍或者大批拘捕，也不是專憑一道文告，而主要的還是依靠群眾的自覺。領導層所要採取的方法，主要的是說服。從說服當中把大多數好的分子爭取過來，把少數壞的分子孤立起來，內部矛盾的發展就創造了糾正偏差的條件。這才是依靠群眾，也才配稱人民政府。

因為糾正偏差要依靠群眾，所以，批評和自我批評便成為十分必要。暴露自身缺點的坦白和大胆，今天的中共黨和人民政府，在中國可算是史無先例的了。很明白的，這正是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發展到高度的表現。在今天，批評不但是人民的權利，而且是人民的責任。沒有人民的合作，沒有人民的大胆批評，偏差的糾正是不可能貫徹的。依靠群眾這一個規律是在任何方面都必須嚴格執行的。

凡是和共產黨員多一些接觸的人，都會發現他們大多數是謙虛的、細緻的，然而又是有作爲的，緊守原則的。這種態度和作風，我們非黨分子往往自覺不如。必須認識，這並不是從唯心的修身養性工夫得來，而是從理論的修養和不斷的實踐當中培養起來的。可不是嗎？唯物自然要能客觀，也自然就會謙虛；辯證當然會細緻；能掌握發展規律當然就有作爲；站穩立場當然能緊守原則。毛主席解釋「實事求是」，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是我們去研究。據此，倘使我們把他的「戒躁戒驕、謙虛謹慎、實事求是」一句話當作唯心的格言，就完全錯誤。應該把它當作是利用民族的形式提示辯證唯物主義的簡要內容，「引人入勝」的使得大家容易進入理論學習的大門的一種教育方法。

進步和團結是不可分的。儘管中共以極大的努力照顧落後，但，如果真是自己落伍得太遠了，照顧起來怕也會有「鞭長莫及」之苦。因此，只有大家一齊的進步，才能保證長期的團結。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頒佈指示要求黨員善於和非黨群眾團結合作的時候，我曾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還要進一步要求中共黨善於教育我們非黨的群眾。固然，在非黨人士當中，也有對革命理論研究有素的，但，一般說來，共產黨員的理論水準要比非黨人士高。理由也是很簡單的：他們有了正確的領導和長期的實踐，而理論的修養正是離不開領導和實踐的。

現狀已經如此，在今後的年月當中，中共黨員仍在嚴格的進行學習，安全的环境會使得他們的學習得到更迅速的進步。倘使非黨人士不同時進行嚴格的學習，兩者之間的理論水準的距離勢必愈來愈大，

非黨人士一般的就非落伍不可。

顯然的，今天我們大家學習的目的，和黑暗時代也大不相同了。那時大家偷窺一些革命理論，往往不過是爲着求得精神的寄託或者單是學術的欣賞。要想掌握理論作爲革命鬥爭武器的成份是比較少的。今天呢，情形就完全兩樣。毛主席已經告訴我們，必須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密切聯系，「有的放矢」，才不會落入教條主義的錯誤。今天我們學習的動機，則爲「學以致用」，甚至已經是「困而後學」。學習完全是爲着要解決已經放在日程表上的問題，爲着幫助已經放在肩膀上的工作的進行。

一般說來，我們非黨知識份子，一部份是有了舊時代的人生經驗和工作經驗的。倘便在整風時代那些過份自滿於革命經驗而不懂得用理論去整理經驗再來充實理論的人們，都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那末，在今天，自滿於舊時代的人生經驗和工作經驗的人們，顯然會要犯更危險的經驗主義的錯誤了。舊時代的經驗主義可能是不革命的，甚至可能是反革命的，至少不會是完全革命的。那比起革命的經驗主義，還不更危險嗎？但，只要我們能够運用理論去清算那些經驗，把壞的部分肅清，把好的部分保留下來，結合到理論上去，經驗依然是足以寶貴的。許多經驗好像是一枝槍，掌握在敵人的手裡可以危害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便可以消滅敵人。學習理論就能幫助我們把武器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技術的性質是同經驗差不多的，沒有理論指導的技術也正好像一枝沒有靈魂的槍，是一件危險品，它可以殺敵，也可以自殺。

我們非黨的知識分子的另一部份是擁有舊時代的舊本知識的。那種舊本知識如果是屬於社會科學

的，裡面便會包含很多的毒素，變成了更危險的教條主義。馬列主義的教條不過造成革命的錯誤而已，舊時代知識的教條却要造成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罪惡。那還不更危險嗎？如果是屬於自然科學的，危險性是會少一些的。但如過分的自滿於舊書本上的規律和標準，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哲學的指導下發展出來的足以壓倒過去的規律和標準的偉大成就，那不但限制了自己的進步，而且會成為另一種的教條主義，使得新國家和人民受到不應有的損害。蘇聯科學家和專家在生物學、醫學和工程學上的偉大成就，在中國也已經是有目共見了，還能不虛心尋求其原因所在嗎？用革命理論把舊時代的社會科學消一下毒，用革命理論去指導、糾正舊時代的自然科學的發展方向，是完全必要的了。

自然，我們非黨知識分子也有一部分是學習過革命理論的。但，如上文所說，我們一般的是得不到正確的領導和充分的實踐機會的。因此，中共在整風運動時代所要大力克服的教條主義，在非黨人士中儘管傳染得沒有那些廣泛，然而病狀却可能更加嚴重。把面孔擺得格外「左」一些，一開口便可以飛出來一連串的帽子塞住別人的嘴；自命進步，蓋與落後者為伍；「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整風文獻中所描寫的情況，在非黨人士的圈子裡還是到處可以看到的。那些自己以為已經搞通思想、懂得理論的人物，可能是最不虛心的一環。有一條估量人的規律是大概不會差的，那就是：自認落後的人已經在開始進步；自認錯誤的人則已在加速的進步了；自以為是的人却依然陷在危險的階段。

「知識分子的最大毛病是不老實」，這話是十分正確的。意氣用事，客氣用事，主觀主義，風頭主

義……都是一個不老實，驕傲、擺架子，也就是不老實。我們知識分子的長處是有才，壞處也就在於有才。能以「三寸不爛之舌」，能動員「十萬毛瑟」，把死的說成活的，把好的說成壞的，從而也能替自己掩過飾非，還能隨便打擊別人。儘管是「虛心接受」，仍然可以「永遠不改」，但還是可以「自圓其說」。這一切，都是不老實。這種不老實的作風，在舊時代是着實可以佔些便宜的，在今天却一定做不通。

事實已經十分明白，我們非黨的知識分子站在革命人民大眾的前面，不但絲毫沒有值得驕傲的功勞和本領，而且只有慚愧，只有自覺渺小。我們這一群「半知識分子」的不夠，是比毛主席所指的革命隊伍裏的「半知識分子」更不夠的。必須坦白承認這一點，然後才能真正的虛心；只有真正的虛心，才能很順利的接受新的事物。新老實實的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對於我們知識分子真是「對症下藥」，但學習的開端必須是真正的虛心。我們大家都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又如何能不老實？倘使還是不老實的話，又如何能逃得過人民的雪亮眼睛？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培養「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作風，從根鏟除不老實的毛病，真是刻不容緩的了。

總括起來，是虛心進行學習，學習爭取進步，進步保證長期團結，將來共同進入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這是我們非黨的知識分子的道路。附帶聲明，結論的獲得主要是通過自我批評，當然也有批評的成分。

兩面對照與一面倒

——中蘇新約的偉大啓示——

中蘇新約是新的國際關係的典型例子。它只能在這新的人民世紀產生，也只能產生於新的人民國家之間。它的產生象徵著舊的國際關係將要死亡，而新的國際關係將要發展到全世界。

中蘇新約的基礎，是人類偉大崇高的友愛。這一種偉大崇高的友愛，是只可能從無產階級愛多數人的階級友愛發展滋長的。無產階級是一個人數那麼多的大階級，它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由階級覺悟發展階級友愛以達到階級團結。它進一步再把這種偉大的階級友愛擴大到勞動的農民大眾和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在中國還要團結到民族資產階級，這就包括了一般國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象徵著一種偉大崇高的人類友愛。從這一個基礎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便是平等、團結、互助的國際主義。至此，博愛才不是恩賜觀點的麻醉劑，而世界大同也才不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這是由小發展到大，由幼稚發展到長成，由局部發展到全體的人類的光明面。

與此剛好相反的，便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帝國主義的國際關係。以個人主義為骨幹的資本主義，在社會上是由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發展到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它在國際上是很自然的發展為一個國家控制多數國家的帝國主義和世界主義。在本質上，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是絕對不可能有階級友愛的。俗語

說：「同業是冤家」。當某一個行業結成統一戰線的時候，那不是大魚吃小魚的托辣斯，便是大企業操縱小企業的卡特爾。它們的目的，是毫無二致的爲着對勞工和消費大眾進行更殘酷的剝削。當某一國的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的時候，那便是少數金融寡頭已經控制着整個階級，從而發展出來的法西斯集團。它對內要更殘暴的剝削、壓迫人民大眾，對外或者是企圖用經濟勢力控制全世界——如美帝的世界主義，或者是企圖以武力征服全世界——如過去德、日、意法西斯曾經嘗試過而今天美帝又在準備嘗試的。在這一個發展過程當中，真是一路血腥，是不斷的你一刀，我一槍；是必然的大吃小，強凌弱。對外的行爲固然是惡毒萬分，內部的關係也是矛盾百出。這是由大萎縮到小，由衰老過渡到死亡的人類的黑暗面。

在血腥當中黨陶出來的人物，對於人類偉大崇高的友愛是陌生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連男女愛情都變成了商品的買賣；帝國主義之間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當然只可能是利害的結合和主奴的關係了。生活在這種舊的國際關係當中的所謂「外交家」，是不顧、也不能理解新國家之間的真正平等、團結、互助的關係的。很自然的，他們會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那以艾契遜爲首對中蘇關係所散布的謠言，可說是惡意的誹謗和挑撥離間，也可說是愚昧的夢囈——實際上

是兩者兼而有之。這不但表現了帝國主義的無恥，而且說明了帝國主義在外交上必然要因爲愚昧而陷於失敗。

兩種完全不同的國際關係在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是更加顯明了。特別是我們中國人，從今天自己親身所體會到、遭受到的就可以了解這一切。

從中蘇新約當中我們得到什麼呢？

第一、兩大民族七萬萬人民緊密的團結互助，粉碎了戰爭販子的東方市場，確保了東方的持久和平，也就穩定了全世界的和平；使我們再也不會遭受像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期間那樣的長期慘禍。當然我們還要時時刻刻的警惕，只有高度的警惕才是真正的保障。

第二、旅順口和大連，在四年解放戰爭中由蘇聯依照舊中蘇協定實行軍事佔領，使美帝、蔣匪不能從那裡威脅我們的大後方，便利了解放大軍的前進。現在新約規定蘇聯再替我們防守一些時候，直至對日和約簽訂，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末，那就是說，直至戰爭狀態完全過去或者我們自己有能力防守的時候，旅順口就完全移交給我們。大連是否仍作為自由市，在對日和約締結後重行協商處理。兩地的民事行政完全由我們管理——事實上早已如此。

第三、長春鐵路按照舊中蘇協定，是由中蘇兩國共有共管的。在解放戰爭中，牠成為全國鐵路的總後方，器材車輛的調用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使得各地鐵路修復的速度和行車的效率都打破紀錄，對軍事、經濟發揮了極其偉大的力量。新約規定蘇聯在對日和約簽訂後，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末，將全部長春鐵路權利移交給我們。這是一筆極其鉅大的價值。

第四、大連所有的財產現由蘇聯代管或租用的，於一九五〇年內全部移交給我們。還許多財產，會由蘇方加以修葺；生產事業在蘇方管理期間，效率大大的提高，並且培養出來大批的工人幹部。這都是對於中國人民很有利的。

過去不了解舊中蘇協定關於旅順口、大連和長春鐵路問題的真正意義的人們，今天應該可以恍然大悟，蘇聯是如何的高瞻遠矚，苦心孤詣的爲保護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第五、在中蘇兩國的聯合公告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蘇聯又將它在解放東北期間由它的經濟機關從日本所有者手中所獲得的財產和舊北京兵營的全部房產，無價的移交我們。我們一定記得，美帝爲着我們收回北京美國兵營，曾經是如何的小題大作，甚至以撤退美僑爲恫嚇。

第六、除了上述的各項之外，蘇聯再貸給我們三萬萬美元，利息只有年息一厘，而且是照使用之日起算的。貸款分五年支用，當年未用完的餘額可以在下一年支用。償還在第五年末開始，分十年還清。我們可以任便的用原料、茶、現金、美元等支付。這一筆貸款條件的優厚，真是史無先例的。今年我們所能支用的六千萬美元，實值便要超過第一期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對於我們恢復生產建設的工作，將有極大的幫助。

帝國主義窮極無聊的在那裏說，三萬萬美元的數目對於中國是太少了。我們說，一點都不少。一個革命政權和殖民地反動政權的區別，就是前者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歡迎外援的，而後者則是依靠帝國主義、一味依賴外援的。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已經動員起來了，過去鬥爭的成就已經充分證明，我們是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加上這一筆三萬萬美元的外援，那所起的作用的偉大，又是帝國主義所不能想像的了。

其次，新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友愛的，道義的，講信用的，因此是有借必還的。存在於帝國主義之間

的賴債思想，在新國家之間是不會有的。帝國主義還往往故意借給別國以超過它的償還能力的鉅款，以便於將來採取逼債手段搶奪債務國的權利，奴役債務國人民。這齣一套，在新國家之間是更不會有的了。正因如此，所以毛主席在動身以前就決定只借三萬萬美元，怕借多了可能用的不得其當而還起來又覺得負擔過重。蘇聯自然也不會要我們多借，因為它不想盤剝取利。這種關係，又不是那承襲高利貸者的毒辣手法，慣於巧取豪奪的帝國主義所能了解的了。

美帝國主義又在那裡「聊以解嘲」的說，「美國的租借法案和馬歇爾計劃不但是沒有利息，而且是贈與的呢，年息一厘的借款那真算得優厚」？關於此，中國人民是有了經驗的。租借法案本來等於買別人的命打共同的仗，同時以別國的國土為共同的戰場。到了後來，租借物資還被反動派利用，作為壓迫人民的工具。那後果的惡毒是再也瞞不過受害的中國人民的眼晴了。但，縱然如此，租借法案在初時，還可說是為着抵抗共同的敵人，在消滅德、意、日法西斯敵人的戰爭中，也還起了相當的作用。馬歇爾計劃却是一開始就是為着鎮壓各國人民革命力量，佈置戰爭基地，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了。罪惡的動機很快的產生了罪惡的結果，「馬歇爾國家」所遭受的「援助」的災難，是沒法掩蓋的了。這兩件事充分的證明，帝國主義任何冠冕堂皇的措施都包含着惡毒的內容，一切的「援助」都是帶有糖衣的毒藥。它們的行為是沒有一樣不從自私自利的企圖出發的。

中國人民所親自體驗到兩面絕對不同事實的對照，還不止此。正當中蘇新約簽約的前後，美造飛機正由麥克阿瑟所秘密遣派的前日本空軍人員駕駛着，頂着蔣匪幫的徽號，殘暴的轟炸上海、南京等都